

水搓拭自己的过程中，他更体味到了草原人民的大爱。“打井英雄”“打狼英雄”“小学教师”“乌兰牧骑队员”的荣誉和身份，使他曾坍塌的精神世界，在大提琴的旋律中逐渐被唤醒；牧区学生琅琅的读书声，使他曾被践踏的尊严和自信，逐渐得以回归。转眼到了20世纪70年代，莫成名有了第三个“家”。他与美丽善良的蒙古族姑娘杭拉结婚了！婚后为报答草原、报答诺尔吉玛阿妈，他毅然收养了阿妈留下的三个上海孤儿。这一重大选择，是为了让“暖和的家”得以延续，也是草原人民崇尚生命的薪火相传。当他要带着欧陆风格的大提琴演奏技术传给孩子们时，寻找“温暖的家”与寻找事业的归宿合二为一了。

80年代，北疆草原的蒙古族歌舞，受到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演艺市场的欢迎，主人公莫成名带着乌兰牧骑队员改制后，常驻深圳，三个孩子也因出色的艺术水平，签约了国外的演出公司。杭拉因工作的原因带队回草原了，而莫成名则带着以营利为目的的演出队伍，在欧陆和英美的舞台上继续演出。这支队伍就是主人公的第四个家。他带着演出队向全世界“传播中国·草原优秀文化”的理想。

此外，在这部电视剧表演方面，也进行了精雕细琢。恩格斯指出，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“除细节的真实，还要

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。”言外之意，艺术作品要用真情实感打动受众，首先就要用真实生活中可信的细节吸引人。在此基础上，再追求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塑造，不仅要尊重“环境造就人，人也造就环境”的客观事实。电视剧中涂们扮演的仁勤舅舅（大叔），导演把他定位成一个有着红色酒糟鼻子的嗜酒者；走路，外撇着双腿；眼神，执拗而挑剔；动作，随意而滑稽，尤其是在其语言运用上，不仅汉语中夹杂着蒙古语，而且还简洁、重复。简洁，是自信；重复，是汉语的词汇量有限。

细节之一，在他阻止知青冬季打井时，一句“我要给你一个告诉！”就把他教训人时的口头禅流露了出来。这是习惯了谓语与宾语倒置句式的草原民族往往会脱口而出的。这句带有鲜明特色的口语，在剧中出现了不止三次，这就使一句台词，盘活了一部蒙汉语言的交流史。

细节之二，一群人在牧区小学的教室窗户外围观莫成名怀抱的大提琴，仁勤老人一句“大头琴，很金贵的！”带有见多识广的经验主义色彩，也隐含着马头琴改革离不开蒙汉文化、中西文化交融的规律，可贵！

细节之三，当莫成名借着酒劲倾诉热恋杭拉的心声时，仁勤一句接一句不冷不热的：“你的事，我怎么知道！”充分体现出马背民族的坦诚和直率。至